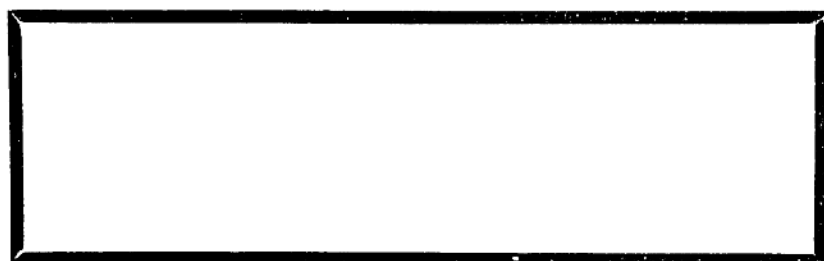


类 号 _____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_____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书	2022
号	217

一九 年 月 日

*
*
* 上杭連四乡粉碎敌人保甲制度的一些情况 *
*

(1955.6.)

上杭連四乡开展统战工作粉碎敌人保甲制度的一些情况

(1935——1937年)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出动长征之后，閩西敌人开始設保甲了，那时丰稔区苏設在葛斜，国民党反动派在藍家渡設立了伪区乡公所，稔田設了联保。駐在永定湯湖的反动派也在稔田設了乡事会，敌人对苏区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倒算，参加五次「围剿」的敌人主力中央軍八十三师、第十师、第三师等都轉为对付游击队和基点村人民了。丰稔区的敌人也集中注意于巖坑，大水源等基点村。当时我們巖村的游击队却有几十枝步枪，連四乡的群众不敢到稔田去赴墟，而通过永定的革命群众到大埔购买日用品来解决群众生活和游击队的需要。

十一月葛斜村的一个中农王陈和和大水源的陈成模不听区苏的劝告，一連几次去稔田赴墟，回来后就不斷向群众宣傳要成立保甲說敌人湧来了，湯湖輿論都有民团了，只是連四乡沒有，再坚持也是妄然了，他們到稔田和敌人商洽建立保甲制度，进行反动活动，因此，在十一月十二日两个人都被苏区杀了，这是对敌人保甲制度的第一次斗争。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一方面是游击队不断經由巖坑出发四处打击敌人，而一方面則敌軍八十三师等都連同附近民团不斷到巖坑摧殘（十天进攻八天，一个月来摧殘二十四天），至七月由于群众一直都在山上，敌来就走，而杭、永两县国民党政府又都来了公文，强要連四乡設保甲，說各地都設了就是連四乡沒有，因此毫无办法了

的敌人只好到处設法捉群众去当甲长，巖坑被湯湖民团捉去的是刘德衍，当时說是归永定第十二区湯湖联保管，刘被任命为巖坑的甲长，並要他回来收保甲費，强迫群众申請門牌說有了門牌就安全，可以不必到山上去住了。刘德衍回来請示張鼎丞主席，張主席和群众都認為村里沒有人做反动，同时为了保卫夏收，訂門牌，使妇幼老弱回来是可以的，因此部分群众下山来住了。誰知第一天发了門牌，第二天半夜湯湖国民党就来包圍，来不及撤退，搬下来的东西，被搶一空，这

样一来，群众就說不要保甲了。区、乡苏維埃便发动群众到处宣傳反对永定十二区，說第一天发了門牌，騙人来住，第二天就来搶，在政治上狠狠的打击了敌人，更理直气壮的不設保甲了，这一宣傳形成

了广泛的社会輿論，甚至丰順联保的敌人也公开罵十二区胡搞，同时又誘騙群众說：「他們裏面要騙人搶人不好，就联到我們这里来吧。」

一九三六年九月敌人强迫全乡移民移到丰官田、樓崗乡以及湯湖的調等地，移民之前張主席对群众說过「到大乡村就做大乡村的工作，爭取回来生产，爭取大乡村人民的支持」。因此，移民出去后，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並取得丰稔联保的同意在沒有兵駐的时候，可以回村生产，以后慢慢的把牛也牵回去了，一九三六年三月正是犁田緊張的时候，永定大埠的民团来进攻，被搶去了七头耕牛，生产无着了，經刘永生同志請示县委同意后，出錢由群众公开同永定敌人打官司。群众直接同丰稔联保主任陈子强申訴，並請他出公署去交涉回来

說「移民出來了，不生產那能維持生活，要是當游擊隊或是接濟游擊隊要牛來做什么？而且進去生產也是聯保同意了的就是永定人（反动派）看見牛眼紅來上杭搶吧了，」要求主持公道，當地群眾也帮着進行了勸說，因此，陳對永定越界搶牛也不滿，親自做了公呈到上杭縣去交涉回來了，永定內部的群眾又把永定的民團奚落了一番說：「上杭人的東西吃下去了，還得吐出來，」加深了敵人內部不和。

以後一段時間內群眾就更經常的進村生產，並且還請了丰朗等大鄉人民一起（帶工）來生產，游擊隊就向他們宣傳、問消息，要他們照顧基點村的群眾就對待得好，我們是不會捉你們保長的。同時還通過群眾對保甲長進行宣傳，大意是「要保長做事三思而行，兩頭都照顧到，做得好游擊隊會保護，而且有困難還會給予幫助，同時當個保長也不是什麼大官，有群眾被捉了，保長去保出來了，就算有個交情」在通過群眾「搭口信」的同時還經常送信宣傳團結抗日的主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如丰朗保長劉叔元來村口埋伏了幾天想襲擊游擊隊。群眾告知之後我們分析了地形不易打，就寫信給劉，大意說：「你反共也不是生來反攻，成分至多也只是個中農，又同姓劉，來的人也不多，何必惹事傷生而不團結抗日呢？」以後劉就不敢來了，對連四鄉移民的群眾也較好了，我們也不去襲擊他們，當地群眾對連四群眾住的房子也不收租了。但這不是單靠和平鬥爭得來的，而主要是靠我們武裝鬥爭得來的。我們對大阜、湯湖等地頑固的敵人（那里我們移民的極

少)則經常給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如在湯湖,我們在一九三五年打死了民團頭子(中隊長劉永祥,第二年四月又打死偽區長丘綏彬,七月又联系了砲樓內的個別民團團丁內應外合的把新的「選」出的區長賴錫章又殺掉了,大大震動了周圍聯保的敵人,土豪劣紳又躲開了,我們通過連四鄉群眾在各鄉造成群眾輿論說:「共產黨不來,不是怕你們而是你們不去惹他,他就不來惹你而已」。因此,一九三六年當敵軍廣東軍因電綫給我們割斷了,要來搜山時,稔田保甲人員就對連四的群眾說:「這幾天你們不要進山去,免得以後我們為難」。群眾馬上告訴游擊隊,游擊隊就要群眾五天內不要進山,在電綫柱旁邊埋下炸藥,殺傷三個敵人吓得敵人不敢進山了。

移民出去和當地群眾關係搞好之後,有的還代表游擊隊和住房的東家或窮苦的甲長商量,往往從买东西開始到配合打土豪有時是給予一定報酬,有時則因固定給他們「二八扣」(即百分之二十的報酬)。如甲長邱保和就是從開始替我們买东西,後來一起去捉捕頭的富農廖永宮,以後成了我們的接頭戶了,而湯湖的甲長吳兆恩、譚廣學、吳濟和等,以後也成為我們的秘密接頭戶。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爭取丰稔聯保主任陳子強是找黨統戰工作和粉碎敵人保甲制度方面突出的重大勝利。

陳子強是丰稔的反動富農,暴動前會在廣東嘉應大學讀書,後回鄉教書,暴動時在峰市陳榮光匪部攜保安隊,一九三四年冬,回稔田

做联保主任，很反动，强迫各基点村移民之后，还在各村口建立崗哨，检查入山生产的用具，并规定「入山見匪不报告者与匪同罪」，当連四乡群众不断突破他們的管制而依然支持游击队，游击队也仍然活跃地四处出击敌人的时候，他就瘋狂地公开对連四乡群众說：「你們連四乡人那么調皮，我就要一直搞到你們嫁妻卖子」，同时写信向刘永生劝降，刘永生同志复信通斥了敌人无耻的对人民殘酷的摧殘，并說明我們坚持正义斗争的决心，最后信中寫說：「有我刘永生就沒有你陈子强，我一定要斗争到底。」十一月，一次，刘永生同志把打大阜时杀的猪煮好了分給連四乡来做活的一百多陈姓人（陈福那些有田在連四乡的群众說，三三两两去会給共产党捉去。要去一定要集中去其实是他們怕少人去看見游击队不会报告，強制多人去了，就总会有人报告）每人都吃了一些，还听了宣傳，回去报告說不見了游击队，而且都吃了共产党的猪肉，气得陈子强哑口无言，但也自知再反共也无为能力了。是年冬，广东軍惨杀了到連四乡採浮萍的两个半朗妇女，不准陈保释以后又一次枪杀了黃沙埗等地二十一个无辜的群众，陈便开始对国民党当局和粵軍方面的不滿，并且經常說他們的坏話了。另一方面游击队屢次出击大阜、湯湖等地而幸沒有去打他，連四群众在陈子强把搶去的耕牛交涉回来后，有事也常找去他了。加上我們經常的对保甲人員的宣傳，因此一九三六年冬和三七年初以后，就对連四乡群众說：「告訴共产党說你照顧得到我，我也照顧得到你們」，对待群众也比较好了，并說斗争是国共两党的

事情和群众没有关系。以后我们就更多的写信给他，并把宣言寄给他。劝他合作抗日。一九三七年春，陈正式复信同意和平，但要求不杀土豪和他的爪牙。至古历七月初一，閩西南軍政委员会和粵东当局談判开始后，他也派代表和我们談判，訂立条約，内容大意是互不侵犯，抗日紅軍到此时同样援助，不准危害党的工作人員和紅軍家屬，否則一命抵一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支队北上前，陈还陪同刘永生同志带武裝到官田，湯湖等地打破隔阂。陈在藍家渡逢墟开大会。会上公开对群众說：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最反动的都合作了，你們（指伪乡公所保甲人員）为什么不合作？日本鬼子来了就同归于尽，影响很大。

高等軍事科学院 10 : 880